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2年10月30日

星期日

知 / 心 / 事

做 / 自 / 己

□美编
编辑：
陈明丽
徐静

要记住爱开始的地方

有一颗真诚的心就好

不辜负爱你的人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唐代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简单明了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背，但读懂它，却一定是在历经沧桑的成年，多少感慨、多少悲喜尽在寥寥数语中。

洋兰有这样的感慨，也是最近的一次视频聊天触动了她。十一长假她和远在外省的表妹聊天，她们俩的空间距离是854.3公里，开车自驾大约九个半小时，表妹和表妹夫都是当地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，可想而知日常有多忙碌。表妹家的小囡囡，已经上小学三年级，洋兰仅见过一次，所以，那天打开视频，囡囡一开口就喊“阿姨好”，把她和表妹都逗得哭笑不得。

表妹赶紧纠正囡囡，“是姨妈，不是阿姨”。囡囡活泼可爱，笑嘻嘻地喊“姨妈”，喊完了跑去做作业，等说再见时，又变成了“阿姨再见”。这一次，洋兰和表妹的笑容都有一些复杂和苦涩，问题不在囡囡喊的是“姨妈”还是“阿姨”，而在那遥远的不可弥补的心理和情感距离，让人莫名地伤感。

洋兰的朋友澄一也有同样的感受。周末，秋日绚丽，赤橙红绿黄的秋叶渲染出了五彩缤纷的世界，她们俩好不容易约了见面，聊着聊着，就聊到澄一家的小宝，快三岁的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非常可爱，却只见过外婆两面，也是视频聊天，小家伙说什么，外婆完全听不懂，就对着屏幕尬聊。

谁能说得清呢，作为数字时代的小牧民，远方的亲情对于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意义？比起送给小囡因《朵拉历险记》故事书的面貌模糊的姨妈，小朋友显然更熟悉也更喜爱的是朵拉；亲情不可避免地被数字时代的鸿沟冲淡了，比起曾经的代沟，这是更叫人望而生畏的沟壑。

“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”这是洋兰一遍遍在心底问自己的话，她女儿已经上初中了，还没有认全老家的姑奶奶和姨奶奶。上周，语文老师在课文第二单元“亲情单元”布置了一篇作文——写亲情，班上十多个孩子不知道怎么写，直接把爷爷奶奶写死了。老师说“没有生活，就没有语文”，洋兰深以为然。

孩子们的生活从哪里来呢？有一次听公益讲座，底下不停有家长求助，孩子的数学怎么提高？孩子做作业磨磨蹭蹭怎么办？孩子爱玩手机、爱玩电脑怎么办？家长的关注点都在学习上，而生活已经衣食无忧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爱尔兰艺术家约翰·巴特勒·叶芝写了一本广为流传的《叶芝家书》，诗人叶芝声名显赫，这一位却是他不知名的画家父亲，据说，父子俩的话题经常是莎士比亚、布莱克、诗歌和诗人，儿子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来自父亲。这位父亲说：“个性中一个最具影响力和最复杂的部分就是情意，而且情意只能直接从记忆深处迸发出来。”

出生在数字时代的小牧民们，希望他们的记忆深处，也保留有对远方血缘亲人的情意，那是他们生命之树的根柢，是爱开始的地方，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存在，那些千丝万缕的情意，让生命生生不息。

数字游牧时代 怎么说爱

□舒平

最新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刊文《数字游牧时代，街头巷尾的相遇更奢侈了吗》，探讨新时代背景下，我们正主动或被动地一次次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，渐渐习惯了“数字游民”的生活方式。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虚拟和现实的双重空间里生存：数字技术究竟是解放了我们，还是束缚了我们？如果一切皆可虚拟，那么物理城市中面对面的意义何在？现在，让我们从宏大的叙事转向身边人的生活日常：当措手不及的转变已成必然，该怎样面对你我的情感诉求？

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

这是苏轼著名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话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晚，苏轼正准备入睡，恰好有月光照进室内，于是他高兴地起身出门。考虑到没有和他一起游乐的人，就到承天寺找张怀民。张怀民也还没有入睡，就一同在庭院里散步。

短短几行字，白描一样平常，远不像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那么气势磅礴，但悠悠岁月，千古之下，这平淡朴素的文字却依然打动人心。哪一个夜晚没有月亮？又有哪一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？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。最后的感叹，让多少人唏嘘和神往！一个平常的月夜，因为苏轼和朋友张怀民的友情而格外美好。

一千年前珍贵的友情，在今天依然珍贵而稀少。数字时代，我们在网络上尽情遨游，可以加天南海北的好友，可是，线下，在一个月色如水的秋夜，你会心血来潮不睡觉跑去赏月吗？你会不打招呼就拽一个朋友陪你赏月吗？类似这样的少年意气、这样纯粹美好的友情，我们还拥有吗？

中国青年报曾做过一次调查，结果显示：65.9%的受访者都觉得现在和朋友约见一面很难。有客观的原因，也有主观原因。“见一面”很难，“说见就见”更不大可能。“忙”“不方便”“抽空约”……这也许是听过或说过更多的话吧。

我的朋友王赫是成都人，大学考到济南来，后来读研留校，娶了一位漂亮的济南姑娘，似乎人生至此已圆满。但有一次聊天，他开玩笑说，在济南他想打麻将都凑不到一桌的朋友。济南的朋友很少有打麻将的，这可以理解。但没有无拘无束投脾气的朋友，也是一大憾事。王赫后来还是携如花美眷去了成都，过他喜欢的闲云野鹤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去了，周末晚上，吆喝一声，就有朋友一起打麻将，一起喝茶，一起谈笑风生，也让人向往。

但是大多数人，没有仔细打量这座城市的心情，也没有说走就走的勇气，数字时代的生活像一张无形的网，将我们束缚在原地。看看周围，哪一个成年人不是忙得脚不沾地、分身乏术？我以前很不喜欢迟到的人、说话不算话的人，但现在，我觉得都不重要了，朋友之间，有一颗真诚的心就好，不要过多地勉强别人，大家都在生活里扑腾，一年里发个信息是情分，一年见一面更是情分。

很多年前听过一首老歌《Mary Says》（《玛丽说》）：玛丽说她会过得很好。她告诉我，总有一天，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简单……我的心会柔软地一动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像孩子一样，说“出来玩吧”，或什么都不说，像老人们一样，周末吃过早餐，就去楼下晒太阳、聊天、打扑克牌，也许，是一起跳广场舞，远方的朋友呢，就约着一起去旅行。

写过《暗算》《解密》《风声》等著名谍战小说的麦家，说过这样一句话，“情话谁都爱听，但日子过久了，情话远不够用，唯有废话才能检验爱与不爱。”愿意讲废话是一种爱意的输出，听废话也并非浪费时间，而是因爱而生的善待和包容。

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，30岁的悠悠刚刚结束了一场相亲，到了她这样的年龄，每一场相亲都像走马观花，连约着见面的程序都大同小异，内心也就几乎到了波澜不惊的地步，结束，开始，再结束，再开始，像吃快餐一样毫无食欲。

身边最坚定的追求者是高中同学崔杰，长相普通，工作普通，家庭普通，而悠悠是公认的美女，个头比崔杰还高，她为什么要下嫁呢？带着这样的不甘心，她一次次逃开崔杰废话连篇的追求，却又一次次在爱情泡沫里铩羽而归。

网上流传着“智者不入爱河，怨种重蹈覆辙，我们终成富婆”的吐槽。悠悠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网上，也并没有成为富婆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她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，下楼取快递，看见楼下白蜡树飘落满地的黄叶，会忍不住像小动物一样想要一点温暖，而崔杰总是适时出现，嚷嚷着这个冬天我们一起“抱团取暖”吧！谁知道呢，在这座城市，有一个人不离不弃地爱着你，没完没了地和你说着废话，也许哪一天，她真的就会嫁给他呢？

数字时代，我们花在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间，真的已经越来越长了，长到需要我们及时反思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城市实验室负责人龙瀛说，他在清华大学做过调查，学生们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已经到了六个半小时，几乎和睡眠时间持平，人们已然无法回避虚拟世界对现实的影响。

避是避不开的，数字化和网络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。“人生无处可逃，只能握手言和。”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离不开网络的连接，网络极大地便捷了我们的生活，但它永远只是生活方式，而不是生活本身，真实的生活是热气腾腾的。

怎么相爱？爱是没有理由的，又或者，相爱的理由太多太多，可以列举出一堆的道理，但最后，我们多数遵从的还是内心的选择，爱一个人，千山万水也总会去看她（他），不爱，一拖再拖终于不了了之。

让人感动的是，总有一些勇敢的人，思考得更多，努力得更多，付出得更多，而我们只是幸运地沾了光而已，那就尽可能地不去辜负，时光、生命、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及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。他们都说，世界上有两个我，一个“白马春衫慢慢行”，一个“蝇营狗苟兀穷年”，两个都是我……线上，线下，都是我……都值得爱与被爱，你也一样。

